

金钻长篇小说文丛

王

许 辉 /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新華書店經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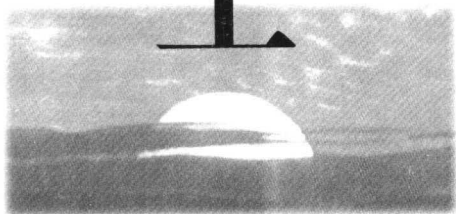
王

西 藏 人 民 出 版 社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金钻长篇小说文丛

王



许 辉 /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/许辉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1999

(金钻长篇小说文丛)

ISBN 7-80623-119-6

I. 王… II. 许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1992 号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河南丽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25
字数 205000 印数 1—1500 册
定价 13.2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



出版者的话

在吸纳了一个世纪的现代文学的滋养、体味了漫长的中国人的心智历程、阅历了此消彼长的社会历史转型之后,中国作家在世纪之交的今日,已开始以成熟而冷静的姿态面向世界发言了。他们的背景已不仅仅是中国的土地、民族及浸润肌骨的本土文化传统,而是整个人类经验历史的宽广与博大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,它涌动着表达的欲望和倾听的渴求,孕育着陡耸的高峰和深广的海洋。

我们已经看见和听见这一伟大时刻的光芒和声音。我们是幸运者,我们倾听和阅读的期待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爱抚了。中国的小说写作者们,已次第开放在我们的时间和空间里。这种花朵比以往显得更加鲜艳和肥硕。“总结的年代是一个诞生大师的年代”,对这一时刻的感动早已使我们打开了受恩的情怀。

作为对下一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有力支撑,中国

当下的小说家们的作为已经足够了。在二十世纪末期的短短二十年间,他们无限扩展了小说的可能性,使文学的现实形态日趋多元并不断得以提升。他们自身成熟的标志在于:既纠正了艺术的过于前倾而带来的姿态的浮躁和虚妄,也摒弃了急功近利所导致的矫饰与猎奇,开始进入一种本真的个人写作状态——这种状态所调动的是作家本人全部的生命倾注和能动,从而避开了公共话语中非文学性质的词语侵扰;既保持了对传统小说的某种承继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努力,同时也摒弃了叙述方式的浅薄、单一和趋同,开始进入现时的话语情境和个性化的叙述,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致、丰蕴的当代意趣。通过小说家的个人“突围”所引发的大面积的探索性写作实践,小说已由对传统的自觉失范而历史性地完成了一次质的嬗变。正如一位小说家所言,时机已经成熟了,将要出现的乃是现代经典。

我们清楚地看到,文学在付出了它的社会轰动效应这一荣耀和代价之后,已惊喜地得到了应属于它的那份严肃和厚重。这种悄然的替代,被阅读者冷静地适应着,并重新整合起自己与文学的亲力。这种重新整合的亲力日益酿成对文学的某种社会期待,并自慰般地勾画着它的未来面貌。而今,它已经出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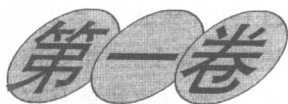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对长篇小说的崛起期望已久。我们试图使这一重要时刻落入我们的把握之中。我们要做的工作是,擦亮它们的面孔,为它们的言说布置好场地和座椅,然后和众多的人一起,坐下来倾听。

这里写的是古商周时代的一些真实的故事。

太甲是汤的嫡长孙,继位后即为王太甲。伊尹原是汤妻陪嫁的奴隶,他辅助汤灭了夏桀,建国为商,是至功重臣。盘庚是汤的第十世孙,是商朝的第二十位君王。小辛是盘庚之弟。武王是周朝的开创者。书中讲的就是关于他们的一些故事。

为行文的方便,书中将真实的人名隐去而冠以现代人的身份符号。这样看起来又像是一篇现代的故事了。但是毫无疑问,它仍然是商周时代太甲、伊尹、盘庚等几个人的真实叙事,虽然描摹得笨拙了些。

——许 辉



第一卷

太甲在商国的王位上执政,许由告诉他许多闻所未闻的事情。

刘康未成年时,曾经有一个高士许由来宫中游说。许由戴着北方兽皮制成的银白色的帽子,帽檐上插着不死的松枝。当时大雪正从空中飘落,远近的山令平原呈现一种苍茫的乳晕色。许由来到刘康的房间,对他说:“人间有三样最愉快的事情,你想知道?”刘康少年的锐利眼睛放射着光芒:“请你告诉

我，高士，也许以后我有实践的机会。”许由说：“人间最愉快的三样事情，一样是权利，一样是女色，一样是赌博。权利人人都可以得到，但有大小之分，女色人人也都可以得到，但有放纵和拘谨之别，只有赌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，实际上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已经具备了赌博的权利，他的赌资就是他自己，而且一个真正的赌徒，他是永远不会收手的，不管是输还是赢。”刘康似懂非懂，只以锐利的目光盯住许由。许由微笑着告辞。三年后，刘康父姜炎去世，朱响立刘康为王，这时的刘康已成青年，身材高健，发育良好。春暖花开时，高士许由从深山里下来，来到宫中游说。刘康在正厅接待了他，他们坐在豹皮铺成的椅子上，喝南山出产的桂圆浓茶。刘康坐姿笔直，目光热情洋溢，敞开的大门外杏林成片，杏花如云，间以早绽的粉红色桃花，绚烂无比。刘康说：“高士，三年前你的话我都还记得，权利，我已经得到了，普天之下，没有比我更有权力的人了；女色，我自然可以得到，天下的女人都是我的妻子；赌博，我已经不需要再赌了，我已经得到了一切，难道我还不是最大的赢家吗？”许由的脸上依然是三年前那种深奥而又平和的微笑。许由说：“当然，看起来你已经得到了一切，这都是上天的安排，你真是唾手而得啊。可是，权利、女色、赌博，这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讲究，你怎么能说你已知晓一切了呢？”刘康说：“还有什么讲究？”许由说：“权利的范围是无限的，你可以支配人民，但你不能支配干旱、洪水、暴雨、飓风、冰冻、疾病和死亡，况且被你所支配的人民，心灵未必受你的支配，在你支配他们的同时，他们也在利用你的力量造福于自己，造福于社会；而赌博是一生的事情，你的生命还很长远，你怎么能说已经是彻底的大赢家了呢？女色的乐趣更是无穷无尽，你才接触到皮毛，难道就已经满足了？”刘康被许由的一段话说得面红耳赤，惭愧难当，他把目光转到厅外，春天的蜜蜂已经出动了，做“之”字形的舞蹈，雀鸟争飞。刘康鼓足勇气又问：“那么高士，请问女色都有些什么深奥的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乐趣呢？”许

由说：“女色的魅力来源于灵与肉，如果只有美妙、丰腴、滑腻的肉体，而没有色的技巧、目光、姿态和感觉，那么享受起来必然味同嚼蜡，也许第一、二次新鲜些，但新鲜必然不会长久，那只会令人好遗憾，但如果只有挑逗、感觉和配合而没有姿色呢，那看起来就不舒服，别说作进一步的尝试了。”刘康说：“请教高士，欲色都有些什么样的技巧和感觉呢？”许由说：“一要健康有力的体魄，二要苦尽甘来的无尽的欲望，三要变幻无穷的姿式和方位。”刘康说：“我的身体非常结实有力，我可以骑着烈马奔驰一整天而不劳累，我也有无尽的欲望，我可以一晚上占有三个女子而精力充沛，至于变幻无穷的姿式和方位，请高士告诉我。”许由说：“变幻无穷的姿式和方位也都是上天赐于我们的。有心的人可以从动物、兽类、花草的动作中受到启发，进行摹仿，从而得到无比的快乐；有智的人可以在自己的体会和实验中总结出来，从而获得无上的享受，而无心无智的人呢，就只能进行单调的发泄，那样既不能持久，享受也很有限，他们只是为了繁衍而蠕动。”刘康打断许由的话说：“高士，你还没有告诉我变幻无穷的姿式和方位。”许由说：“那都是具体的东西，简单说来也就是九法十修。”刘康问：“什么叫‘九法十修’？”许由说：“所谓九法，第一是龙翻；第二是虎步；第三是猿搏；第四是蝉伏；第五是龟腾；第六是凤翔；第七是兔吮；第八是鱼接；第九是鹤交。这就叫九法。”刘康听得面色红润，喘气都粗了，又问：“那什么叫十修呢？”许由说：“十修就是十种关于方向、速度、深浅方面的事情。”刘康听了许由的密法，暗暗记在心里，嘴上却说：“高士，你的这些密法虽好，却都是毒药，一般的人吃了，不思劳作，家道势必衰败，而一国之君吃了，沉迷其中，难道不就要亡国了吗？”许由说：“这些密法都是客观存在的，我不说，你也会从其他途径知道；况且人有享乐的本能，丰富的高级的享乐，才更能激发人的力量和智慧；再说，做为一国之君，应该具备比常人更坚强的承受力，假若连一点点普通的诱惑都禁不起，那还能领导好一个大的国家吗？”刘康点头称

是,送走许由。天气渐暖,地里的麦子都拔节抽穗了,冬末产的羊羔也都长得有点大了,南方来的风也渐渐加强了,宫内的狩猎准备也完成得差不多了,各处的军队正在进行春暖花开时的第一场演练。刘康来到朱响的住处,向朱响请安,朱响说:“国泰民安,全在于君主的明智,再强盛的社会和人民,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智人的组织和领导,那终究只能衰微下去。”刘康说:“您说得对。”转眼麦子已经熟了,濉淮平原上黄浪滚滚,南边山里的水果也已经吃到嘴里去了,香甜无比,宫里狩猎的准备差不多全完成了,街道两边又盖起了不少松木结构的小店和铺子,出售竹制品、糕食、水果和米酒、肉蛋,军队的演练已经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。麦子收完,刘康派出四支精锐部队,分别去南方的赤地、北方的黑地、东方的白地和西方的黄地。派往南方的部队由丁昆率领,他们愈走愈热,脚下的土地也愈加赤红,水的颜色都如鲜血染红似的,水流也很是湍急凶险,赤地上的植物却愈是茂盛,鲜翠欲滴,叶面宽大丰厚,丁昆的将士都将衣服脱去,愈脱愈少,渐成赤膊。赤地人却生性散漫,丁昆一路得了少女,都押在队伍中,专人看守,待数量足够时,便分出一队战士,押送少女们返回。往北地去的部队由奚仲统领,却是愈行愈冷,脚下的土地也愈加黝黑,植物都呈针叶状,长相尖利,水也都暗黑强悍,涣然溷漫,北地的天地却很是广阔,鸟在天上群飞时,有如一些散点,丝毫不影响天的漠大,兽在地上聚奔时,有如枝叶的淡影,丝毫不妨碍地的阔绰,北地的少女也如北地的风土,强悍强壮,奚仲得了一批,也都押送回商地了。往白地去的部队由单孟统领,走了些时日就到了水上,水是无边的浩大,单孟命人砍倒树木,做成大筏,战士都乘筏入水,向水之极限划进,水上日出日落,波平浪静,时而有一些宽大的鱼脊浮出水面,犹如小岛,数日后他们看见了水里的地平线,他们踏上一片土地,土地淤白,白地上的人都清秀淡雅,两日后他们走尽了陆地,原来这是个岛子。往黄地去的部队由孙季统领,他们愈行愈干,战士们的口鼻都干出血来

了,地也愈走愈高,愈走愈黄,黄尘滚滚,常有风沙卷起,三、五里地看不见物影,黄地的人都掘土而居,庄稼和植物都长在尘土里,结出的果实都如蚁卵大小,水流也黄浊浓稠,喝进去就是一嘴的土。秋将尽时商都起了一阵阵的骚动,原来是丁昆、奚仲、单孟和孙季的部队陆续回来了。商地沿路各地都设了宿站,备了大量的食品、饮水、衣物和杂品,供归来的将士食用。往四个地方去的将士都已疲累不堪,蓬头垢面者居多,随军而来的少女们也都被尘乏遮了面貌,容颜顿失。刘康派蔡弥来看了,然后下令各路人马,都在离商都亳地一百里的地方停住,同时征用五万人彻夜搭建住房、厨房和浴室,叫四方来的战士和少女原地休整进食和沐浴,待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再大张旗鼓地进都,那时候远途奔波的乏累都消散了,美女云集,各争艳色,必定是一次盛举。商地人知道了这个消息,互相传告,愈炒愈热,都相约在春暖花开时的那一天上亳城看如云美女去。这年冬日天气却不怎么好,孟冬里下了鹅卵大的冰雹,雹阵从高纬度向低纬度推进,一路击砸,大者可以毁屋,小者可致鸡鸭于死命,地里的冬小麦也毁了不少。仲冬里却又是奇寒连日,先降了十天大雪,雪厚盈尺,道路、低丘、矮房,都被大雪封住了,原野间看起来一抹平坦,雪后却是奇寒,勉强起飞的鸦、雀,在空中飞行不足两箭地,就冻僵翅膀掉下来了,河里的冰愈冻愈厚,终日不化。落大雪的日子里,刘康在宫里呆得闷了,忽然兴致上来,招呼人备马配鞍,在暴雪中率了一批人上雪原上驰骋去。出了商都亳城,雪野无垠,万物绝迹,刘康觉着情绪上来了,禁不住策马狂奔起来,那马都是打北方草原掳进的良种马,却也受不了雪中的狂鞭猛喝,不一时就倒下去,倒在雪中,如此连续跑倒了三匹马,刘康兴致才稍减,命令转返亳都,一路进宫喝酒吃肉烤火去了。朱响的官邸在亳城另一边的一条不大的小街里,这里居处幽静,气氛宁和,利于思考。天降大雪时,朱响在家里召见了丁昆、奚仲、单孟和孙季等将领,听取他们远征的情况汇报。丁昆说:“南方赤地极热,习俗也异于商

地,树上结的果子个大汁浓,经年不断,部队愈往南去,愈难适应,有两成战死,有两成病死,有两成失踪;或被当地人掠去强迫做了女婿,或走失散了,或看好南地的丰饶,留下垦荒定居,与当地人合流了,回来的仅有两成。”奚仲说:“北地截然相反,气候宁静,土地黝黑,寒季悠长。部队愈往北去,愈觉土地广袤,无有止境,森林浩瀚,际涯难觅,天空肃穆,冶炼人格。部队深入极北,又折向偏东,尽头处路窄地清,极洼处有一道水隔开两岸,水不甚宽,先渡两成人过去,水却突然涨了,浩大无边,往南、往北,又都是大水,部队只好退回,因此,有两成人遗在对岸,有两成人被寒冷所噬,有两成人落于兽腹,回来的将近四成。”单孟说:“东方白地气候宜人,只是被大水隔断,行动不易。过了大水,又是大地,地四面为水所围,上产稻米、水果,景物极佳,山水青蓝,莺歌燕舞,所去的十成人,有两成人落于水中,三成人留恋异地不思归返,因此回来的仅有五成。”孙季说:“西方黄地干旱异常,草木稀少,牛羊匍匐,腥膻弥漫,不着边际。黄地人水色都不甚好,都像老了十岁的样子,嗓音却异样嘶长,隔着三、五十里的歌嘹都听得真切响亮,绝无半分差错。部队崎岖向前,漫延百里,有两成散落,两成旱死,两成战毙,回来的仅有四成不到。”朱响点头不语。天寒地冻,渐入季冬。从虹地、灵地、宿地、符地、滩地,以及浚水、泗水、濉水、濲水、沱水、颍水、涡水、淮水、滁水、淝水沿岸的一些地方,陆续有一些基层官吏和民众,来商都亳城反映实情,他们自带干粮、被褥,在王宫门前的大理石广场上,三五结群,夜宿昼立,等待刘康或是其他高级官员的接见。广场上泥雪水渍,结冰化冰,那些人都弄得不成样子,三五日以后,便不断有人被紧急抬送医院抢救。有人把广场上的情况报告给刘康,刘康说:“告诉他们,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的,让他们离开广场回乡去。”有人把广场的情况报告给朱响,朱响说:“最可怜的历来总是民众。”有人把情况报告给了向阳王李中,李中说:“在不同的位置,我会有不同的考虑和决定。”李中说完,就往南边的沱

水钓鱼去了。沱水早已结冰，冰厚近尺，两岸的刺槐树林、柳树林、槐树林、枣树林，都枝秃叶尽，瑟缩在大地上。李中只带了五个人，在河里他亲自操钎凿冰，冰孔方正，大如筛箩，孔成鱼出，鱼头都贴近水面吸气，李中命人拿来捞网，一网下去，便有十几斤收获，但一网捞过之后，李中命令不准再捞，隔一、二百米再凿一孔，孔成鱼出，又只捞一网，便弃之而去。随行有问的，说：“这样未免太浪费了吧，费力又多。”李中说：“任何事情，都应该思谋再三而后行动，结果如何那是另一回事了。”凿冰累乏时他们在岸边清出一块黑地来，升火取暖，饮酒吃肉。青烟袅袅而升，在广阔的雪原上消散。随行中有人向李中讨教陶冶情操的事，李中说：“没有一种情操是完美无缺的，在许多时候，你得捏着鼻子跟另一些人打交道。”在李中的王宫里，装饰和房屋的面积既不豪华也不宽大，李中说：“我现在还没有在此过完一生的打算，一个人至少应该在年尚未老时有些远大的抱负吧。”亳都来的消息更有些糟糕了，更远些地方的人也都冒着严寒去了，牛橐、马橐和驴橐带着泥水冰碴停在亳城的大街小巷。但聚集而来的乡民，情绪也并不分外激动，他们只想把灾情介绍给王刘康听，争得他的同情。乡民们投亲靠友，在繁华的商都亳城里来来往往，无依无靠的人则以大理石广场为家，夜卧昼立。刘康终于出来了，他告诉大家天气将会进一步转坏，因为宫内最老的一面墙上渗出了水珠并且结成了冰片，一切问题到春天都将解决，但他现在不能答应大家什么。刘康在一丛人的簇拥下，匆匆而来，又匆匆而去，他身上裹着最高级的虎皮大衣，虎皮是奚仲的部队从北地得到的，但即使如此，烤惯了火的刘康还是在室外的寒风中连打了三个喷嚏，引起广场上的一片骚动和不安。刘康离去后有许多战士来到广场，他们是奚仲和丁昆的部队，他们开始驱赶那些乡民回乡，乡民们和少量的地方基层小官吏，这时已经决定返回了，他们卷起铺盖，一身泥泞冰雪地离开广场，离开亳城，踏上了返乡的道路。朱响一直注意着事态的发展，这时有人向他报告

了事态发展的最新消息,他听了以后,沉默不语,慢慢地走向巨型的青铜烤火盆边,盆里炭火正旺,火苗幽蓝,朱响在炉边椅上坐下,他的胡须都已经发白,像漫山遍野最初的一场冬雪,他听见自己咯吱咯吱踏雪的声音从山岗那边传来,他看见自己走过来,转过山岗,身强力壮,在山岗上走着,直走得冰消雪融,万物复苏,继而溪水清凌凌流出,山岗上已经绿成一片,朱响微微皱皱眉头,他用手抹了一把脸,火盆里蓝色的火苗重又窜起,朱响说:“奏个乐儿来听。”打屏风后面转出几个女孩儿,支起乐架,一根弦儿轻轻地弹起来。刘康这时也已经回到深宫里的火炉边,他今个气色不佳,心绪也不太好,一路走一路踢踢打打的,在火盆边坐了,招手叫人进来,问道:“大宰那边有什么话?”手下人道:“没有话,大宰那边只是守着火盆,听弹歌奏乐。”刘康心里更火,随口道:“他倒过得轻巧,我是王刘康,他不过是以前我们家老奶奶带来的一个奴仆,凭什么我倒要事事向他请示汇报!”手下人道:“这都是汤爷定下的规矩,您可不能乱说,那时要不是大宰装扮成个奴仆,来铺助咱们汤爷,夏桀还灭不掉呢,咱们商国还兴不起来呢。”刘康说:“屁,他那阵子的事,扯到现在,也太远了点,难道他做成了一件事,就可以吃喝依靠一辈子啦!那样做人也太容易了;行了,你下去吧,叫我好生静一静。”手下人去了,刘康一个人坐在火炉边,火烘在他的脸上和身上,热乎乎的。第二天下午,刘康正坐着,手下人来报,说:“高士许由来了。”刘康很高兴许由这时候来,忙传令:“请许由进来。”许由仍戴着北方兽皮制成的银白色的帽子,帽檐上插着不死的松枝。两人在火盆边坐下,刘康说:“高士,我还得请教您一个问题,不知高士肯不肯回答我。”许由笑道:“哪有不回答的道理。”刘康说:“我不明白为什么人的欲望在冬季里就会萎缩,即使身边围着成群的美女,也打不起精神来,这岂不是一种浪费?”许由道:“人是从土地里来的,自然就要与土地合节合拍,我们考察一下山岭,山岭春绿秋枯,我们考察一下森林,森林在夏天长得非常茂盛,但到了冬天